

古

史

古

史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

古史四十六

宋蘇轍子由著

掃葉山房校刊

平原君趙勝者趙武靈王子而惠文王弟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勝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盤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蹇者至門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勝應曰諾蹇者去勝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蹇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于是勝斬笑蹇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蹇者因謝焉其後門

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
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勝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勝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
歃血于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曰
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勝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
遂曰三年于此矣勝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
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勝與毛遂
偕十九人相與曰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

九人皆服勝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曰出而言之曰中不決十九人
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勝曰從之利害兩言而
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爲者也勝曰是
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
衆多哉誠能據其執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
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勝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勝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謂勝曰君不憂趙亡邪勝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

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勝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勝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勝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勝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地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

也勝遂不聽虞卿勝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勝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蘇子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終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古史四十七

宋蘇轍子由著

掃葉山房校刊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無忌患之無忌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其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無忌當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之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無忌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無忌之賢能不敢

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無忌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無忌從車騎盧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無忌上坐不讓欲以觀無忌無忌執轡愈恭侯生又謂無忌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無忌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客語微察無忌無忌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無忌舉酒市人縱觀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無忌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無忌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無忌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無忌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

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
于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
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無忌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無忌
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無忌
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
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
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無忌
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
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無忌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
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無忌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

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
勉之矣老臣不能從無忌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
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
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
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
恨之復返也無忌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
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
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
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

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無忌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之無忌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無忌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無忌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無忌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無忌俱無忌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曰以至晉鄙軍之曰北向自剄以送公子無忌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無忌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如何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無忌遂

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
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無忌于界平原君負韉矢先引
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自比于人無忌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無忌之
盜其兵符矯殺晉鄙無忌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
魏而無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無忌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
無忌無忌聞之意驕矜有自功之色客有說無忌曰物有不可忘
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
願公子忘之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
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無忌
力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無忌就西

階無忌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
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無忌退讓也無忌竟留趙趙王以鄣
爲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之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
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無忌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無忌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
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
人以告無忌無忌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
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
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
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無忌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
歸無忌無忌留趙十年不歸秦聞之日夜出兵伐魏魏王患之使

使往請無忌無忌恐王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無忌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無忌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無忌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魏王見無忌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之安釐王三十年無忌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無忌將各遣將將兵救魏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兵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無忌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無忌皆名之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無忌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

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無忌將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漢高祖始微時數聞無忌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之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置守冢五家世世以四時奉祠焉

蘇子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于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于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